

◇史海钩沉

陈独秀介绍澎湃加入广东党组织

朱 洪

1921年6月10日，星期五，芒种之后的一个炎热夏日，年初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毕业的彭湃，来到广州回龙里九曲巷11号二楼“看云楼”，拜见心仪已久的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先生。

彭湃 1896年生，这一年26岁，比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大两岁，海丰县城桥东人。因为去日本留学过，与陈独秀交谈时，二人可以用官话（普通话）交谈。陈独秀1900年去日本读书的东京学校，是早稻田大学前身呢！说起来，二人算得上校友了！

更叫陈独秀高兴的是，彭湃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，与东京共产党小组施存统、周佛海交往密切，受进步书刊的影响，信仰马克思主义。这也是他回到海丰家乡后，迫不及待来广州拜见陈独秀的原因。彭湃回海丰后，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方面，也希望得到陈独秀本人的指导。施存统、周佛海都是陈独秀年前在上海介绍入党的，他们在日本成立共产党小组也是采纳了陈独秀的意见。听说彭湃认识施存统、周佛海，并参加了东京共产党小组的活动，陈独秀笑

眯眯地看着眼前英俊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，彼此都有了好感。在这次谈话中，陈独秀希望彭湃在广州多住些日子，参加今年春天刚刚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小组的活动。广东共产党小组虽然由谭平山任书记，但实际是陈独秀直接领导。

当时，陈独秀因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、主张妇女解放、反对无政府主义，被广东的议员、守旧教员、无政府主义者、资本家、豪绅、广东政府部分人员、少数信教的人以及上海的政学社、广肇公所等合力围攻，说陈独秀宣传“万恶孝为首，百善淫为先”，他们采取通电、辞职、谩骂、写小说中伤、点名道姓抨击等手段，在广州《晨报》、上海《中华新报》等报纸连篇累牍、铺天盖地地攻击，不仅广州满城风雨，连上海、北京都闹得沸沸扬扬。陈独秀自己以及广东共产党小组的同志，纷纷写文章予以反驳。彭湃是一张新面孔，出生海丰大地主家庭，这会能加入到反击旧派的斗争，是再适合不过了。

这次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，为陈独秀辩护，彭湃忙得团团转，一下子忙了两个月。彭湃7月下旬回

海丰县家中后，给朋友李春涛写信说：“湃到广州二月，镇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，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。”“镇日里”三个字说明，彭湃在广州两个月，可没闲着。

广东早期共产党员谭天度1964年回忆说：“彭湃同志由日本回来时，曾到广州找过谭平山，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加入党组织的。”这个回忆没有提到彭湃与谭平山认识之前，有陈独秀介绍彭湃认识谭平山的环节。彭湃加入广东共产党小组的完整链条是：他在日本认识施存统、周佛海，然后打了他们的名号在广州认识了陈独秀，再经过陈独秀认识了陈独秀的副手广东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谭平山，加入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。在陈独秀的关心下，彭湃担任海丰县教育局长，为扩大社会主义宣传和社会改造创造了条件。

大革命时期，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，与彭湃并肩战斗。在中共五大上，陈独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，彭湃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、陈乔年都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27年陈延年牺牲，

1928年陈乔年牺牲，1929年8月24日，彭湃等同志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，8月30日牺牲。彭湃牺牲后，瞿秋白在在莫斯科写《纪念彭湃同志》一文，其中说彭湃“在一九二〇至二一年的时候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他也是广东支部的一个发起人”。1920年指彭湃加入东京党组织活动，1921年指彭湃加入广州党组织活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彭湃、杨殷、颜昌颐、邢士贞四同志牺牲前夕，在上海监狱中传话给负责组织工作的周恩来，希望党内对于陈独秀等“反对派”多做教育工作。周恩来1929年9月14日在给中央的报告《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》中写道：“他们嘱咐党中央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。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，以教育全党。”

陈独秀是彭湃革命的指路人，烈士们在生命最后时刻，在令人窒息的阴暗的监狱中，置生命于度外，仍希望对陈独秀等党内反对派多做教育工作，希望陈独秀本人“为党惜身”，这是何等的胸怀？何等的高风亮节？这里不仅有党内斗争应采取正确方法的考虑，也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深厚情怀。

遗憾的是，陈独秀至死也不知道，烈士牺牲前留下的遗言。他若知道，想必会老泪纵横，多体验一份人间得之不易的同志式的关爱。

◇逝者追忆

胡太的栗子树

刘先进



大地诗行 李昊天 摄

个个诱人。这棵板栗树的品质实在是好，初春时节很多人来剪枝嫁接。这棵板栗树比其他的栗树熟得早，一般不请人采摘，我上初中后都由我来解决。

打栗子的活儿其实不难。先要穿好厚实的长衣长裤，戴好草帽系紧帽带，再手持竹竿攀到树上。衣裤、草帽属于防护用具，以防掉下的栗球扎伤。竹竿要长短不一的两根，短的打身边的，

栗球落地，家里就有人等着剥栗球了，手持一把剪刀，左脚半踩住栗球，右手的剪刀沿着裂缝轻轻一撬，饱满的板栗就喜洋洋地滚了出来。我的奶奶再在红彤彤的栗子上横着剥个小口子，放进烧红的大铁锅里炒起来，不一会栗香四溢，再撒点冰糖水闷上几分钟，就可以吃到喷香的糖炒栗子了。

春季，栗子花开时节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苦甜交加的味道。栗子的穗状花序有十来厘米长，掉在地上象一只只毛毛虫。这东西水分还在的时候软绵绵的，干透了就像树枝一样又脆又硬。我们放学后捡拾那些又长又匀称的花序交给胡太，他要趁着花序的柔性还在时编制“烟筒蒿”。编法与编草绳或者说编辫子不一样，内芯先一股股地交叉捋平实了，外面再用花序箍一圈，成品就像一条栗褐色的蛇一样。待晒干了，“烟筒蒿”就可以用了，这东西点着了，火种可以保存一整天，能随时用来点烟。

胡太种下的那些栗子树龄已有百年，最大的树干要两个人合抱，树皮皴裂，青苔满布，间有枯枝败叶，加之多年无人上树敲打修枝，已不再丰产，就这样自然生长、自然成熟。如今，每到中秋时节，总有一些附近的孩子清早来捡板栗，那是自然熟透开裂掉落到地上的，色泽黝红，圆润饱满。想来，这些板栗定能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记忆。只是，他们已经不知道栽树的主人了。

胡太是突然起病的，睡了一天没吃没喝，就自然而终了，想来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了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中秋节是比过年还隆重的节日。那时我的曾祖父还在，我上中专第一年，他以86岁高龄辞世。曾祖父是农历8月13日过生日，我的父亲是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那天生日，所以我家的中秋节至少要热闹三天，过年不一定能回来的姑婆、姑妈都会齐聚我家，一为祝寿，二为回娘家小住几天。姑姑、侄女、侄孙女，还有我这个独苗侄孙，三代相聚一堂，其热闹程度可想而知。

曾祖父1900年出生，大号刘恭宽。因为他留着长长的胡须，我们小时候都叫他“胡太”。我喜欢扯他的胡须，而胡太总是弯下腰顺着我的手，嘴里佯骂着，脸上却洋溢着笑容。耐不住我们姐弟三人的纠缠，他后来把胡须剃掉了，我还闹着要他蓄起来。胡太平日里衣着整洁，看起来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气质。他念过私塾，认识很多字，我上小学时他就写过“忐忑”两个字让我认。他身体一直很好，80多岁了还放羊、养鹅。

祖父出生的那年，胡太在房前屋后栽种了一些栗子树，房后四棵，房前三棵，和现在清一色嫁接的板栗不同，祖父栽的栗子树品种各不相同。房后的四棵，一棵板栗，一棵毛栗，一棵油栗，还有一棵却不怎么结果实；屋前三棵，一棵是早熟的板栗，一棵是毛栗，还有一棵是“谎栗”——也就是长期“扯谎”，不结果子的栗树。

桂花飘香板栗黄。中秋时节，正是栗子成熟期，尤其是屋前的那棵早熟的板栗树，早已龇牙咧嘴，露出了红彤彤的板栗，粒粒饱满，